

仿洪小品

(五)

FANG HONG XIAOPIN

·容斋随笔续集·

精品珍藏

明·朱国桢 原著
李宏 主编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龙凤年号。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为吴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对省臣云：「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上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至十一月，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

北京燕山出版社

仿洪小品

朱国桢 原著 李 宏 主编

(五)

北京燕山出版社

避正人

【原文】

兰溪北隅，明远楼左偏，一区穹窿其颠，周密四傍，垩之以白。穹其前，若圆月形，障以纸。天光照映，虚明莹彻，常若月在其所而无亏也，扁为月区。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来矚，惊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洒扫，俟北斗使者摄狱，如何可违？”方逡巡未决，公隐隐闻之，曲肱未动。久之，声渐远，乃起归家。数日，门人王觉言医士梦一鬼，两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为主者所挞，乞药敷创。”公笑曰：“正人亦何须避！”

【译文】

兰溪的北面，明远楼偏左方向，有一地区地面隆起；顶部呈半圆形，四边严严实实，用白垩土涂抹成白色。前面有个窟窿，如同一轮圆月，用纸糊住了。天光映照之下，若明若暗莹光四射，好象月亮常常运行其中却不会出现阴亏，到处都成为月光照射之地。一次文懿先生在上面游览，因为感到困倦便就地打起盹来。这时有两个鬼怪前来窥视，大惊一声说：“章大人在公里，怎么办？”其中一位想要回避，一个说：“我们奉命前来打扫，准备北斗使者断案，怎么能够违背命令呢？”两鬼正在徘徊犹豫的时候，先生隐隐听到他们说话，便仍然弯着胳膊不动。久而久之，声音逐渐远去，他才起身回家。几天后，他的门人王觉说医生梦见一鬼，两腿流血，哭着说，他因为不回避正人君子，被主人痛打了一顿，乞求用药敷住疮口。先生笑着说：“正人君子，又何须回避。”

役 鬼

【原文】

王弼，字良辅，秦州人。游学延安北，遂为龙沙宣慰司，奏差龙沙，即世谓察罕脑儿者也。弼以刚正忤上官去，隐于医。至正二年，吉巫王万里与从子尚贤卖卜龙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谒焉，忿其语侵坐，折辱之。万里恚甚，驱鬼物惧弼。弼夜坐，读《金滕篇》，忽闻窗外悲啸声。启户视之，空庭月明无有也。翼日，昼哭于门，且称冤。弼召视鬼者，厌之弗能胜。弼乃祝曰：“岂予药杀尔耶？苟非予，当白尔冤。”鬼曰：“儿阅人多，惟翁可托，故来诉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儿冤，宜集寿俊十人为之征。”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儿，周氏女也。居大同丰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张氏。生时月在庚，故小字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万里占之，因识其人。母死百有五日，当重纪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还，儿偶步墙阴，万里以儿所生时日禁咒之。儿昏迷瞪视，不能语。万里负至柳林，反接于树。先剃其发，缠以彩丝。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属，粉而为丸，纳诸匏中。复束纸作人形，以咒劫制，使为奴。稍怠，举针刺之，蹙额而长号。昨以翁见辱，乃遣报翁。儿心弗忍也。翁倘怜之，勿使衔冤九泉，儿誓与翁结为父子。在坐诸父慎毋泄，泄则祸将及。”言讫，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洒涕，条书月西辞，联署其名，潜白于县。县审之如初，急速万里叔侄鞠之。始犹撑拒，月西与之相反覆，甚苦。且请录其行囊，遂获符章、印尺、长针、短钉、诸物。万里乃引伏云：“万里，庐陵人。售术至兴元，逢刘炼师，授以采生法，大概如月西言。万里勿之信，刘于囊间解五色帛，中贮发如弹丸。指曰：‘此咸甯李延奴。天历二年春二月，为吾所录。尔能归钱七十五缗，当令给侍左右。’万里欣

然诺。刘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师命我何之？”刘曰：“尔当从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无苦。”万里如约，酬钱，并尽受其术。复经房州，遇邝生者，与语意合。又获奉元耿顽童奴之，其归钱，数如刘。今与月西为三人矣。刘戒万里，终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败，尚贞何言。”县移交丰州，追和卿为左验。和卿颇疑之，杂处稠人内。弼阳问：“谁为尔父？”月西从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恟，月西亦恟。恟已，历叩家事，慰劳如平生。官为具成案，上大府。万里瘐死于狱，部使者虑囚，召月西置对，弗答。吏骂曰：“狱由尔兴，今反不语耶？”月西曰：“杀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将何为？”尚贤竟以赂免。初，弼诉县归，亲宾持壶觞乐之，忽闻对泣声。弼询之，鬼曰：“我耿顽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甯不悯我二人邪？”弼难之。顽童曰：“月西与翁约为父子，而吾独非翁儿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齐也。”弼不得已，再往县入牒。官逮顽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验之，皆如和卿。而邝与刘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昼相随行，夜同弼卧起，虽不见形，其声琅然。弼因从容问曰：“卫门当有神，尔曷从入？”月西曰：“无之，但见绘像悬户上耳。”曰：“吾欲蒸像泉赐尔何如？”曰：“无所用也。”曰：“尔之精气能久存于世乎？”曰：“数至则散矣。”二僧见弼，一华衣，一衣弊服，华衣者居右。月西曰：“尔为某恶行，萌某邪心，尚敢据人上乎？”彼服虽弊，终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顽童善歌，遇弼饮，则唱汉《东山》及他乐府为寿。弼连以酒酹地，顽童辄醉，应对皆失伦。客戏以醯代之，顽童怒曰：“几蜇吾喉吻。何物小子，恶剧至此。”哓哓然，数其阴事不止，客惭而遁。月西尤号黠慧，时与弼诸子相谑，言辞多滑稽。诸子或理屈，向有声处击之，月西大笑曰：“鬼无形，兄何必然，徒见其不知也。”凡八阅月，始寂寂无闻。洪武四年，有司异其能，荐入京司，赐衣一袭，遣归。

【译文】

王弼，字良辅，秦州人。他远游延安北部从师学习，于是被任命为龙沙宣慰司，派往龙沙任职，也就是世人所谓的“察罕脑儿”。王弼因为办事刚正触犯了上司离职而去，隐姓埋名当了医生。元顺帝至正二年，巫师王万里和他的侄子尚贤在龙沙市占卜为生。这年冬天十一月，王弼前往拜谒，因愤恨他们的话侵犯了四座，就当即挫辱了他们。王万里气愤至极，驱赶鬼怪吓唬王弼。王弼夜间打坐，阅读《金滕篇》，忽听窗外有人发出悲哀的呼叫声，打开窗户向外察看，只见空空的庭院中月色明亮，什么也没有。第二天，大白昼就在门前哭泣，而且声称冤枉。王弼召请驱鬼的人，念咒驱赶但却制服不了。王弼就祷告说：“难道是我用药毒死你了吗？如果不是我，应当洗雪你的冤枉。”鬼说：“我见识的人很多，只有您老可以依赖，所以前来告诉您老，并没有其他的原因。您老如果真的要洗雪我的冤枉，就应该召集十位老人来为我作证。”王弼说：“可以。”证人会齐以后，鬼说：“我，是周家的女儿，住在大同府丰州的黑河县，父亲和卿，母亲张氏。我出生的时候月亮偏西，所以我的小名叫‘月西’。长到十六岁时，母亲病重，父亲召请王万里给她占卜，因而认识那个人。母亲死后一百零五天，正是元顺帝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日，父亲酒醉卧床，哥哥外出砍柴没有回家，我偶然走到墙根下，王万里用我出生的时辰禁咒我，我便头脑昏迷眼睛发呆，不能说话。王万里把我背到柳树林中，反绑在树上。他先是剃掉我的头发，用彩丝缠起来，接着打开我的胸膛割掉我的心脏和肝脏以及眼睛、舌头、耳朵、鼻子、脚爪、手指等等，剁成粉做成药丸，放进一个葫芦中。然后将纸扎成人形，用咒语劫持我，使我成为他的奴仆。过了一会儿，又举针刺我，我痛得皱起眉头长声号哭。昨天王万里因为被您老羞辱，就派我前来报复。我于心不忍。您老如果可怜我，不让我含冤九泉之下，我发誓和您老结成父女关系。在座的各位老者千万不要将这事泄露出去，一旦泄露就会大祸临

头。”说完，那鬼哭得愈发悲伤。王弼等十余人无不为之洒泪，将月西的话写成状纸，共同署上各自的姓名，秘密赶到县衙告状。县令又亲自审问月西，供词和当初一样，便急忙逮捕了王万里叔侄俩并严刑审讯。一开始他们支撑着拒不承认，月西就和他们反复对证，很是艰苦，并请求检查他们的随身包裹，结果查获到符章、印尺、长针、短钉以及其它物品，王万里才低头认罪说：“我叫王万里，庐陵人，外出占卜来到兴元县，遇到姓刘的炼丹师，要教给我采生的方法，大略和月西诉说的一样。我不相信，刘便在口袋中解开五色丝帛，里面藏着弹丸一样的头发，指着说：‘这是咸宁人李延奴。元文宗天历二年春二月，被我咒服了。你能酬还我七十五串铜钱，我就叫他侍候你。’我欣然应允。刘便跛脚走起巫步焚起符咒进行祷告，李延奴在空中说道：‘师傅，您让我到哪里？’刘说：‘你应当跟着王先生出游。王先生，是位仁人君子，你不会受苦的。’我就如约给钱，并且完全接受了他的这种法术。此后路经房州，遇到一位姓邝的青年，和他交谈很是投合，他还抓获奉元县的耿玩童作为奴仆，我又取钱买了过来，数目和给姓刘的一样。现在加上月西，一共是三个人。当时刘曾经告诫我，终生不要接近牛肉狗肉。近几天忘了这些忌讳，烧吃了牛的心脏，事情因此败露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县令发文到丰州，追找周和卿前来验证。周和卿颇感怀疑，混杂在稠密的人群里。王弼假装问道：“谁是你的父亲。”月西从墙壁的缝隙中叫道：“穿黑衣戴蒲帽的就是我的父亲。”周和卿大为悲痛，月西也痛哭起来。哭完了，就一件件询问家中的情况，像活着一样安慰他的父亲。于是县官给他们结案判决，并上禀知府。后来王万里病死在狱中，刑部派人向囚犯讯察判决的情况，召令月西回话作证，月西不答应。官吏骂道：“案子是你弄出来的，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说话？”月西说：“杀我的人已经伏罪，还要唠唠叨叨干什么？”结果王万里的侄子尚贤通过贿赂被免于治罪。先前，王弼在县衙告状回家后，亲戚朋友们手拿酒壶酒杯为他劝酒祝贺，忽然听到两人相对哭泣的声音。王弼上前查询，两鬼说道：“我们是耿玩

童、李延奴。月西的冤情已经伸诉了，您老难道不可怜可怜我们两个吗？”王弼感到为难，耿玩童说：“月西和您老结成父女，我们难道不是您老的儿女吗？为什么厚此薄彼如此不公平呢。”王弼迫不得已，再一次到县衙告状，官府逮住耿顽童的父亲德宝和李延奴的父亲福保，来到他们的住所验证，作证时办法都和周和卿相同，但是姓邝、姓刘这俩位没有向官府注册居住地点，竟然没能抓获治罪。从此以后这三个鬼就留在王弼的家中，白昼随身而行，夜晚则同床共寝，虽然不见形体，但他们的声音清脆明晰。王弼因而缓缓地问道：“大门口应当有门神守卫，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月西答道：“没有神，只见一幅画像悬挂在窗户上。”王弼又说：“我想焚烧象泉送给你怎么样？”月西答道：“没有什么用处。”王弼问：“你的精气能够永远存留在世上吗？”答道：“远数一到也就散亡了。”有两位和尚拜见王弼，一个衣服华丽，一个衣服破旧，穿着华丽的坐在上方。月西说：“你做了某某坏事，想出某种坏心眼，你还敢占据上位？他的衣服虽然破旧，但自始至终是正人君子啊。”叫他们互换座位，和尚大惊失色起身离去。耿玩童善于唱歌，遇到王弼饮酒，就唱出汉代的《东山》以及其他乐府诗为他祝寿。王弼连连将酒洒在地上，耿玩童就会畅饮而醉，应话对答语无伦次。有位客人开玩笑用醋代酒，耿玩童气愤地说：“差一点蜇掉我的舌头。哪一个坏家伙，恶作剧地这个地步。”又叫又嚷，将他的隐私一一抖落出来，客人羞愧地逃开了。月西则尤其狡黠聪慧。她常常和王弼的儿子们开玩笑，言谈之中大多滑稽可笑。王弼的儿子们有时理屈辞穷，就向她发声的地方击打，月西大笑道：“鬼是没有形体的，兄弟们何必如此，只能说明你们无知啊。”一共过了八个多月，才开始平静下来，寂然无声。明洪武四年，官府认为他才能特异，就把他推荐给京城的上司，上司赐给他一套衣服，送他回家了。

鬼报恩

【原文】

青州益都尉某华人云：“初在乡，累举不捷，居效野。一夕，有盗雨中穿窬而入。谓盗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盗曰：“我营卒也。因博输，不敢归，乃来相扰。”尉曰：“吾有绢二匹。”取赠之。盗谢去，复诣营，请于军尉，得不治罪。后将就试，卒忽出灯下，曰：“某前蒙恩，誓必报。今不幸歿于军。”既而赴举试，前盗以所试题送出，三场皆然，悉不差谬，果获高荐。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见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数人负命者在彼。至时，某亦当往相助。”后果尉是邑。到官未几，有告群盗聚某村林中者，尉率众往捕。会马骏，独尉与一厅吏先至其地，群盗望见。皆俯伏就执。

【译文】

青州府益都县县尉某华人说，你当初在家乡，屡试不中，住在郊外。一天晚上，有一个小偷冒着大雨穿墙而入，他对小偷说：“你冒雨凿开我的墙壁进来偷盗，一定出于迫不得已。”小偷说：“我是军营中的士兵，因为赌博输了钱，不敢回去，才来到这儿打扰你。”县尉说：“我只有两匹丝绢。”便取来送给他。小偷道谢而去。他又造访军营，到军官那里替那位士兵求情，使他没有受到惩治。后来县尉又要准备考试，那位士兵忽然出现在灯光下，说：“我先前承蒙恩顾，发誓一定要报答。现在我却不幸死在军中。”不久县尉应举考试，先前那位小偷预先将要考试题送出来，三场考试都是如此，没有一点差错，结果名列前茅。后来到江南省试也是这样，不久就被录取了。那位士兵又显身说：“如果遇到益都县尉的职务，您不

能推辞。有好几个亡命之徒在那里。到时,我也会前去帮助你的。”后来果然被任命为益都县的县尉。上任不几天,就有人告发说有一群盗贼聚集在某某村庄的树林中。县尉率领众人前去追捕,恰好骑的是一匹骏马,因而只有县尉和一名听堂小吏首先赶到那个地方。那一群盗贼看见了他们,都顺从地让他拘捕归案。

鬼 怪

【原文】

元末有罗文节者,庐陵人。以掾吏督造至乐安。憩廨中。或告以鬼物所凭,不可居。笑曰:“恶有是。”酣饮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见一丈夫,长而青,立与檐齐。奋起执之曰:“尔来矣,尔来矣。”应时而灭。比明视之,并廨有大树甚茂,人祀为神。曰:“怪在尔矣。”历数其罪,用竹楔钉之,树枯,怪亦随止。后官至泸州同知,年八十。官虽不显,而生平劲挺不可夺,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尽达官也。

【译文】

元朝末年有个叫罗文节的,是庐陵人氏。一次以属官的身份到乐安监督工程,在一座官舍中休息,有人告诉他这地方被鬼怪占据,不能住宿。他笑着说:“哪里有这种事。”晚上畅饮之后躺在床上。到了夜里十点左右,月色朦胧,他看见一位男子,身材高大颜色发青,站在那里和屋檐一样高。他奋力跳起抓住那人说:“你来了!你来了!”那人当时就消失了。等到天亮仔细察看,与官舍并列的是一棵非常茂盛的大树,人们把它当作神来祭祀。他说:“原来是你在做怪。”就一一数落他的罪行。将竹做的楔子钉入树中,大树枯死了,鬼怪也随之消失了。后来他官至泸州同知,享年八十

岁。官位虽然不高,但一生刚正不阿。由此可知,鬼所害怕的是正直的人,不一定全都是达官贵人啊。

冥 狱

【原文】

邵溥,字公清,康节先生之孙。绍兴二十年,为眉州守郡。有贵客,素以持县长短,通赂谢为业。二千石来者,多委曲结奉。邵虽外尽,而凡以事请,辄不答。客衔之,会转运副使吴某从襄阳来,多以襄人自随,分属州取奉,邵独不与。客知吴已怒,乃诬邵过恶数十条以陷。吴大喜,立奏之。未得报,即逮邵系狱成都。狱司理参军韩汴,懦。吴择深刻吏金判杨均鞠之。眉州都监邓安民以谨力得邵意,主仓庾之出入,首录置狱,十数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许,裸其尸验之。邵惧,每问即承,如是半月许。眉之吏民连系数百,死者且十余辈。提点刑狱缙云周彦约馆,知其冤,亟自嘉州亲诣疏决,邵乃得出。阅实其罪无有也,但得其小酒馈游客及用官纸割数过多等,方具狱。杨即死。狱吏数人继亡。明年,邵坐贬三官,归犍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处,人邀迎出门,从者百余,绣衫花帽。驭卒控大马,甚神骏,上马绝驰,目不容启。到一甲第,朱门三重,洞开,从中以入。史欲趋至客次,驭者不可,径造厅事。座上绯绿数十,皆揖。史东向辞曰:“身是布衣,安得对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为政,何必辞。”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邓安民狱,今来也,俟君登科毕,即奉迎矣。”史不获已,就坐。欠伸而悟。不为家人言,密书之。又明年,赴廷试,过荆南。时吴适帅荆,得疾,亲见鬼物往来其前。避正室不敢居,无几而死。史还至夔峡,小疾,语同舟者曰:“吾当死,幸报吾家,令取去年秋所书观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谓贵客者,暴亡于成都驿舍。又

明年十一月，邵见安民露首持文书来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阴狱已具，须公来证之。公无罪也。”挥牒尾，请书名。已而复进曰：“有名无押字，不可用。”邵又花书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亲宾乐饮。踰六日，正食间，觉肠中微痛。却医药，具衣冠待尽，中夜卒。溥得家学之传，洛党被祸，伊川没时，人皆避匿，吊不敢往，志不敢作，溥独素衣白马会葬。盖真知道者。

【译文】

邵溥，字公清，康节先生的孙子。宋绍兴二十年，担任眉州郡太守。有位贵客，一向以掌握郡、县官员的长处过失从而交结贿赂作为谋生的职业。凡是食俸二千石的官员来此地任职，对他大多委曲求全地巴结奉承。邵太守虽然表面上应付得很周到，但实际上只要他以私事相求，都不予答理。那位贵客对他怀恨在心。适逢转运副使吴某从襄阳来到眉州，此人任用许多襄阳人作为自己的随从，并分派到所辖的州郡领取薪俸，但只有邵太守拒不支付。那位贵客了解到吴某已经发怒，就编造邵太守犯下的几十条罪过来诬陷他。吴某非常高兴，立即奏报朝廷，并在没有得到朝廷的回令之前，就将邵拘捕起来关在成都的监狱里。监狱的司理参军韩汴，性格懦弱，吴某就挑选一位苛刻严酷的官员金判扬均对他进行审讯。眉州都监邓安民因为办事严谨得力受到邵的赏识，主管粮仓的出纳事宜，首先被逮捕下狱，十几天就被拷打致死。他的家人乞求收尸埋葬，杨均不仅不答应，还将他的尸体剥光查验。邵非常害怕，一有讯问，无不立即承认，这样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眉州的官吏百姓一连下狱的有好几百人，死去的有十几位。提点刑狱周彦（缙雲县人，字约馆），知道邵是冤枉的，急忙自从嘉州亲自赶到眉州疏通讯案，邵才得以出狱。从案卷上看他的罪名实际上都是无须有的，有的只是用酒宴招待宾客以及使用官府的纸张数量过多等等小小的过失，周彦这才了结了案件。杨均当即丧命，好几名狱吏相继亡故。第二年，邵溥因为此事被贬掉一切官职，回到犍为

县的西山。当时他所在乡社的眉山读书人史某正闲居在家,有人邀请他出门,随从的有百多人,穿戴着绣衣花帽。一名驭马的士兵牵来一匹高头大马,极其神骏,他一上马就飞快地奔驰,眼睛还没有睁开,就抵达一座雄伟的府第,朱漆大门有三道,全部敞开着,从中门可以进入。史某想策马到客房,驭马的人不同意,径直来到大厅。大厅座位上几十位穿红着绿的人,都向他作揖行礼。史某脸面朝东推辞着说:“我是平民百姓,怎么能如此对待尊贵的客人们呢?”其中一人说:“今天的事情,由您主政,何必推辞。”一名吏役向前禀告说:“天帝召请先生处治邓安民的案件,现在您来了,等您考试及第后,就立即前往迎接。”史某不得已就座了。他刚刚伸臂打个哈欠,便醒了过来。他将一切偷偷地记下来,不向家里人透露。到了第二年,史某前去参加廷试,从荆州南部经过。当时吴某恰好在荆州主政,得了重病,亲眼看见有许多鬼怪在他面前来来往,他避开正室不敢居住,不长的时间就死了。史某回到夔峡,得了小病,就对同船的人说:“我快要死了,请你们告知我的家人,叫他们取出去年秋天我写的文章看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天晚上,他果然去世。又过了两年,先前所说的“贵客”,在成都的驿馆中突然死亡。第二年十一月,邵溥看见邓安民露出头脸拿着文书前来禀告说:“我的冤情已经得到伸诉,阴间的案子已经判决,需要您前来作证。您是没有罪的。”说完甩出文件的结尾一页,请他签上姓名。不久又上前说道:“有名无字,没有用的。”邵又草草写上自己的字,他才离开了。邵蒲知道自己不免一死,就准备丰盛的宴席延请亲戚朋友畅饮一番。过了六天,他正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肠肚中微微有点疼痛。他不请医生不吃药,准备好衣服帽子等待死亡,当天夜半时分去世了。邵溥得到家学的真传,当洛阳学派惨遭祸害、程伊川去世的时候,人仍尽皆躲避藏匿,子弟们不敢前去吊丧,也不敢写吊唁文章,只有邵溥白衣白马参加葬礼,可说是真正懂得道学的人。

冥司牌

【原文】

张才，少与郑生者善，尝梦冥司遣一卒持牌，书才及郑名，摄仿洪小品之。既至，主者检其籍曰：“张某犹有二年，郑某系狱。”阅数日，郑果物故。才寻举乡荐，又梦至一冥府，守着名呼才曰：“叶落凋相公请见。”居顷之，一人，青衣丝绦，自内出。从者曰：“是叶落凋相公。”语才曰：“尔寿止三十二。缘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趋前谢。游遨园闾间，忽仆马拥从甚都，其乘舆者，乌纱幞头，绯衣金带。叶策一蹇从，见才傍立，遂步拥向神曰：“此张某。”神揖才如叶语，县云：“已改注录籍。”神去，叶留后，速才归。才曰：“乘舆者为谁？”叶曰：“天下都城隍。”语既而别。才觉，流汗被体。后才以子琳贵，弃其涑水学谕归，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梦。

【译文】

张才，少年时和一位姓郑的青年友好，一次梦见冥司派遣一名鬼卒拿着牌子，上写张才以及郑的姓名，前来捉拿他们。到了冥府后，主管官员翻检他们的生死簿说：“张某还有两年阳寿，郑某捉拿入狱。”过了几天，郑果然去世了。张才刚刚被州县推举取得赴京参加考试的资格，又梦见来到阴曹地府，守门的叫着他的名字说：“叶落凋相公请求会见。”过了一会儿，有一人身穿青衣腰束丝带，从里面出来，随从的人说：“这就是叶落凋相公。”叶相公对张才说：“你的阳寿只有三十二岁。因为你的心地善良，才给你增加了一倍。”张才上前表示感谢。继而在街市中遨游，忽见有许许多多的仆从马匹簇拥而来，其中一位乘轿的，头戴乌纱巾，身穿红衣腰束金带。叶落凋骑着一匹跛驴跟从者。看见张才在旁边站立着，就

步行把他拥到神的面前说：“这是张某。”神按照叶的话向张才拱手行礼，并说，已经把你的禄籍改掉了。神走开了，叶留在后面，催促张才回去。张才问：“坐轿子的是谁？”叶回答说：“那是主管天下的都城隍。”说完就告别而去。张才醒来后，大汗淋漓。后来张才因为儿子张琳贵为高官，辞掉涑水学谕的官职回家，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了，又过了四年去世了。果然和以前的梦兆相符。



关云长

【原文】

仿
洪
小
品

自古忠义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独云长之神最灵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圣人继天立极，每每神道设教，圣人不生，则神自设教。云长必明神转世，姑托此幻躯，著姓名，结兄弟，驰骋干戈扰攘之场，耸动人耳目，著之史册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气运薄，故寥寥二千年间，圣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没隐见其间，以待圣人之生，以补圣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则大圣人出世矣，犹谓佛教暗助王化，而俗传云长为伽蓝神，理诚有之，不可得而疑议也。

750

三国志，云长谥曰壮缪，其义谓壮于出兵，缪于料敌云耳。众以穆穆之义解之。夫以穆为褒词耶，不足重；以缪为贬词耶，不足轻。大抵英雄不能违时。时命大缪，则云长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陆逊拟其后。时命大顺，则石勒取王浚而有余，孙纬以劲兵邀。极罢，不能得之掌股间也。

山西盐池在解州，云长所产处也。相传黄帝执蚩尤于中冀，戮之。肢体身首异处，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为卤，遂成池。宋崇宁中，池水数溃，张静虚摄云长之神治之，池盐如故。云长见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伟，神亦最灵。池长百二十里，阔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辄能败盐，必祷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为万世利，而云长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译文】

自古以来忠贞仁义英武勇敢的人士中，不得志的，冤屈而死

的，战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只有关云长的神灵最为灵验最为长久，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姑且妄加推测吧。圣人继承天命确立准则，往往设立神鬼之道来教化万民。如果没有圣人出现，那么神人就会自设教义感化百姓。关云长一定是贤明的神人转世投生的，暂且寄托在这个虚幻的躯体里，标上姓名，结拜兄弟，跃马横刀于喧腾纷乱的战场上，从而震撼人心，并记录在史书之中。等到战争结束后又悄然而去，但是神人的事业也就更加伟大了。要知道气运总是短暂的，所以在遥遥的二千多年时间里，一个圣人也没有诞生，即使诞生了也会被当权者扼杀了。于是就有了神人，或隐或现地出没在世间，等待着圣人诞生，以弥补圣人教化方面的不足之处。我朝太祖就是大圣人出世啊，他还说佛教曾经暗中佑助他建立王道事业，民间流传的关云长是伽蓝神的说法，按理的确有这码子事，用不着对此有什么疑议。

据《三国志》载，关云长的谥号是“壮缪”，它的意思是说他善于领兵作战，而在料敌布阵方面则错误百出。人们往往以“穆穆”的意思来解释它。实际上，把“穆”当作褒义词吧？也不足以表示尊重；把“缪”看成是贬义词吧？也不足以表示轻视。一般来说，英雄也不能违背时运。正因为时运极其糟糕，所以关云长想取胜曹仁也力不从心，何况还有陆逊窥伺他的后方呢！正因为是时运非常顺利，所以石勒战胜王浚就绰绰有余了，何况孙伟率领精锐部队拦腰截击呢。如果时运坏到了极点，就是在股掌之中也不能得到啊。

山西省的盐池位于解州，那是关云长出生的地方。相传黄帝在冀中地区逮住蚩尤。并把他杀掉了。他的四肢、身体和首级分成几处，所以就那块地方叫做“解”。他的血化成盐水，于是形成盐池。宋代崇宁年间，池水多次溃溢，张静虚便召请关云长的神灵前来治理，盐池立即恢复原样。关云长在朝廷显现身形，于是皇上追加封赐并下令拓展祠庙。他的祠庙最雄伟，他的神灵也最灵验。盐池长达一百二十里，宽约七里，由四周的土墙守护着。每当天天下大雨，往往冲毁盐池，必须向神祷告才会停止。蚩尤用他的血造福